

(一) 潺潺溪流門前過

顏福南

過慣了台北車水馬龍的日子，搬來台中幽靜的鄉下，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充斥耳邊的不再是轟隆轟隆的引擎聲，不是忙碌的蹣音，而是潺潺的小溪輕唱，落葉翩翩點綴，好像走入一幅圖畫。

水遠遠的流過來，蜿蜒成一條細細的溪流，好像母親伸出柔軟的手，輕輕拍撫著農田和果園。溪流的上游，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白色的野薑花，一頭老牛靜靜的躺在河邊，不久野薑花飛上了牛背，仔細一看，原來是白鷺鷥。更多的白鷺鷥飛來了，低低的，遠遠望去好像長了翅膀的野薑花。

靜靜的溪水好像QQ的果凍，水面上倒映著樹和山，藍藍的影子是夾心果粒，這是夏天最清涼的薄荷口味。附近的孩子喜歡在溪邊扮家家酒，他們巧妙的把青草綴成一條項鍊，柳枝彎成小小的拱門，牽牛花是新娘的捧花，快快樂樂的在溪邊拜堂辦喜事。這些遊戲一代傳一代，從來不用口語相傳，溪邊是童年織夢的舞台。

溪水愛唱歌。清晨露水未乾，初醒的夜間上點點圓露，輕輕走過，總有一兩個露了的音符掉入溪裡，當麻雀在電線杆上唱著五線譜時，一滴兩滴的露水也喚醒了溪水潺潺的歌聲，多嘴的風也來湊熱鬧，穿梭在溪邊林間，紛紛落下的竹葉是觀眾的掌聲，好一場美妙的演奏。

太陽露出了笑臉，當他的足跡停留在水面時，風也停止了，所有的花兒、小草都靜悄悄的，等著讓陽光染紅他們的小臉，於是，每一天溪邊都會長出更多璀璨的紅花綠葉。陽光慢慢吻遍溪邊每一個角落，花兒的笑容更加燦爛，水草悠閒的躺在河面享受日光浴，陽光穿越溪水，一閃一閃的波光似魚鱗，哇！魚兒游來了，他們快樂的成群結隊和太陽約會。

我最喜歡黃昏時到溪邊，太陽的餘暉把溪水染成金黃色的絲帶。我坐了下來，靜靜的看著天空飛舞的燕子，沒有人知道，我是一隻自由自在的鳥兒，馳騁在自己想像的天空。

(二) 野獸派丈母娘

莊裕安

我的丈母娘其實是好福氣的，不是說她有這樣的女婿，當然算我錦上添花也行，她的福氣在於年屆花甲還能熱心創作。她的畫往往是颯來的，有時她坐在很漂亮的庭園，一兩個小時還不一定能下筆。後來竟來個管理員請她出去，原來是處私宅，在鐵門一扣剎那，說也奇怪，靈感來了，就從鐵欄杆縫中偷窺，把好風景全搬進畫布。

如果畫出一張曠世的名作必須賠上一隻耳朵，像我們的梵谷大師，我丈母娘有可能點頭答應。丈母娘最嚮往的大去方式，也許是自覺畫了一幅十分滿意的作品，在最後一筆還沒抹上之前，心臟病發。這一點浪漫，我們娘婿還算沆瀣一氣；我是一個壞的醫生，鼓勵她去淋雨、擠車、跋涉，只圖畫出幾幅得意的作品。就像明明週末去郊外寫生，禮拜天鬧頭疼，還任由她去菜市場，辦一頓豐盛的筵席。對她而言，這其中佈滿生命的奧秘與狂喜。

我之所以戲稱丈母娘「野獸派」，因為她最服膺的畫家是馬蒂斯。丈母娘畫兩頭牛，像兩團長著角的烏雲，你委實弄不清楚，為著這樣的東西，她一定要跋山涉水去實景寫生。丈母娘有時候盯著寫生的景物，一直看到實體的輪廓快消逝了，她才將它們移入畫布。她的畫經常呈現狂喜的出神狀態，所以每每筆成，就很難再修改，有幾次不信，落得進退兩難。如果她是演奏家，那一定是「音樂會型」的，觀眾愈多，逼得愈緊張愈好，她絕不是窮蘑菇的「錄音室型」。丈母娘最拿手的大概是火鶴花，那天堂鳥像在天堂跳舞，但不是優雅幸福的，而是汗水淋漓銷魂虛脫，像史特拉汶斯基粗獷原始的芭蕾「火鳥」。她的畫不是惹人憐愛的寫實風，甚至她對照相寫實的作品有所憎惡，她的世界總有一股浮動，那股浮動，喏，像足了廚房瀰漫的油煙蒸汽。原來她烹飪，一如作畫，是那樣強調色澤和即興，只有「熱」這個字能概括她的風格。

丈母娘要是不畫，那就可慘了，她可能忙著在家裡量血壓。她打電話的時候，你會以為是一隻貓要來看病掛號。什麼時候開始時移勢遷的，她說話的口吻，又變成一個女兒。我想，我的藥櫃上，沒有任何一種藥，是可以剋她的。她慫慫的樣子，我太了解了，就像我一整個禮拜遠離稿紙，別問我怎麼辦，我是你的雙胞胎。

女婿看丈母娘，愈看愈有趣，她是不折不扣的野獸派，慫慫波斯貓，炯炯孟加拉虎。

(三) 小太陽

林良

這個小小的第三者，似乎一生下來就得到父母的鍾愛，在她嘸著小嘴唇甜蜜睡覺的時候，在她睜開烏黑的眼睛凝視燈光的時候，在我們發現她臉上有顆小黑痣的時候，那種生活的溫馨！

但是她也給我們帶來現實的生活問題。她的小被窩裡好像有一部小印刷機，印出一份一份淺黃深黃潮溼溫和的尿布。我們一份一份接下來，往臉盆裡扔。因此，阿釗的眉頭皺了，阿釗的胳膊酸了，阿釗的脾氣壞了。她的印刷機使我們的臨時佣人吃不消了。

我們的臥室開始有釘鏈的響聲，鐵絲安裝起來了，一道，兩道，三道，四道，五道，六道。她的尿布像一幅一幅雨中的軍旗，聲勢浩大的掛滿一屋。我們在尿布底下彎腰走路。鄰居的小女孩來拜訪新妹妹，一擡頭瞧見那空中的迷魂陣，就高興得忘了來我家的目的。書桌的領空也讓出去了，我這近視的寫稿人，常常一個標點點在水上，那就是頭上尿布的成绩。

一切都在改變，而且改變得那麼快。我們從前那種兩部車子出門，兩部車子回家的公務員生活樂趣被破壞了，但是我們卻從另一方面得到了補償。我們可以捏捏嬰兒的小手，像跟童話裡的仙子寒暄，可以撫摸她細柔漆黑的髮絲，可以看她在澡盆裡踩水像一個小青蛙，可以在她身上聞到嬰兒所專有的奶香味，在她那一張甜美的小臉兒前面，誰還去回憶從前的舊樂趣？

這小嬰兒會打鼾，小嗓子眼兒裡咕嚕咕嚕響。她吃足了奶會打嗝，會伸個懶腰打呵欠，還會打噴嚏。我們放在床頭的育嬰書上說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們享受她給我們的一切聲音，這聲音使我們的房間格外溫暖。我們偷看她安靜時候臉上的表情，這表情沒有一絲愁苦的樣子。

她佔用我們的半張床，但是我們多麼願意退讓。她使我們半夜失眠，日間疲憊不堪。我們卻覺得這是人間最快樂的痛苦，最甜蜜的折磨，但願不分晝夜，永遠緊擁她在懷裡！

窗外冷風淒淒，雨聲淅瀝，世界是這麼潮溼陰冷，我們曾經苦苦的盼望著太陽。但是現在，我們忘了窗外的世界，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小太陽了。小太陽不怕天上雲朵的遮掩，小太陽能透過雨絲，透過尿布的迷魂陣，透過愁苦靈魂堅硬的外殼，暖烘烘照射著我們的心。

我多麼願意這麼說：我們的小太陽不是我們生活的負擔，她是我們人生途中第一個最惹人喜愛的友伴！

冬初時，前往六龜旅行，是要去圓夢的：因為在台灣自然誌的光譜中，六龜是最亮的一顆。

我隨身攜帶了兩個背包。小背包掛在肩上，裡面擺著地圖、衣物、望遠鏡和鳥類圖鑑，輕盈而無負擔；大背包卻扛在心上，存藏著百年來各類有關六龜地區的自然人文，沉重得難以負荷。

凌晨，我和同事小曾從台北南下，抵達六龜時，正逢清晨的霧雨，這是欣賞六龜的好時機。陰雨的六龜曾被譽為台灣的桂林。一百年前，英國攝影家湯姆生扛著笨重的攝影器材，抵達荖濃溪西岸，仰望十八羅漢山時，就如此讚歎：「二百公尺高的連續險岸聳然壁立，俯瞰著乾河床，成為筆墨難以形容的迷人風景。」；「世界上已難有一地，能指望比台灣的自然環境更好了。」荖濃溪源自北邊的玉山，穿越我們島上最晚探勘的南玉山區，流經這裡時，將大地劃分成二個世界。百年前，東岸仍然是布農族的國土，西岸到月世界的惡地形才散居著平埔族，與漢人混居。但百年後，走在六龜的街上，誰是平埔族的後裔已難辨識。溫馴、誠實的平埔族早被漢人同化，對岸的布農族也遷移了，部落舊址杳然無存。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旅行方式。我們搭乘這世紀對自然最具威脅性的交通工具——汽車，帶著透過車窗所擁有的、了無意義的地理印象，輕易渡橋；然後，換搭林試所的吉普車，前往十五萬分之一地圖仍然沒有登記的南鳳山。地圖上雖然沒有姓名，南鳳山可是小巨人，海拔高達一千七百公尺。頂峰旁的小屋，像隻赤腹山雀般，小巧地偎在它的肩上。今晚，我們準備在那裡與森林過夜，明晨再翻山去扇平。鳥畫家何華仁，戴著野鳥學會的迷彩帽，站在一座小橋，等候我們。瘦小的他，才在六龜蟄居一年，如今卻是最熟悉這裡動物地理相的人。過了橋，吉普車吃力地爬上陡坡，顛簸地穿過濃霧的林間小道。車上，除了司機，我們三位旅行者，還載著兩天的口糧：粗麵、麵筋、瓜子肉罐頭。台灣的山上已有太多垃圾，隨身只帶這些吃的東西，夠了。

吉普車穿過山黃麻的山麓，進入台灣杉的世界；我們正經過典型的台灣中海拔。日子入秋，檸檬桉正要嘩然落葉，仍有其他草木勇敢地迎向寒冬的天空。每處山坡都有裡白蔥木傲然盛開的金黃圓椎花叢、山芙蓉熱烈綻放的粉紅花蕊，它們使入冬的山有朝氣蓬勃的錯覺。南部的森林大抵是這樣，總覺得少了一個冬天。

我一次又一次走入山區，在玉山頂碎裸的岩石間踱步，時而環顧那些既殊形詭狀又單純重複疊置著淡入遠天或浮露於閒雲間的峰巒，當世界遼闊清亮的時候；而當風生雲湧，冷氣颼颼刺痛著我寒凍的臉孔，所有的景物和生命跡象又都急急隱沒了，甚或細密的雨陣排列著從某個方位橫掃而來，夾著風與霧，消失了一座又一座的山谷和森林。清明中見瑰麗，晦暗動盪中更仍是大自然無可置疑的巨大與神奇。

我於是開始漸能體會學者所說的台灣這個高山島嶼的一些生界特質了。

真的，假如沒有這些攢簇競立的大山長嶺，台灣的幅員將顯得特別狹小，不見高深，風景則變得平板單調，沒有豪壯氣勢與豐富的姿采，而人與其他生物也勢必有著迥異於目前的生息風貌的吧！

對於生界的特色，氣候是關鍵性的決定因子，而對於台灣的氣候，我眼際裡的這些重重高山，正有著莫大的正面作用，像一道道相倚並峙的屏障般，在冬夏兩季期間，分別攔下了來自東北與西南的季風氣流，使得島上年年都有充沛的雨水，孕育出蒼翠的森林，並將全島滋潤得難見不毛之地。座落於島上中央地帶的整個玉山國家公園，也因而成為台灣最重要的集水區。濁水溪、高屏溪和東部的秀姑巒溪這三條台灣島上的大水系，都以這裡為主要的發源地。

台灣山勢的崇高，也使溫度、氣壓和風雨都受到極大的影響而呈垂直變化，在海拔不同的地區造成極其明顯的氣候差異，使原屬亞熱帶短距離緯度內的台灣，出現了寒溫暖熱的諸種氣候型。動植物的類型，當然也就隨海拔位置的不同而大有變異。

台灣垂直高度近四千公尺，從平原走上玉山頂，就氣候和草木的變化來說，微地形、微氣候和微生態系姑且不論，大略等於從此地向北行四千里，一個小島竟有如此紛歧的氣候型和生態系，這又是世界難有其匹的。

台灣就是一座山，一座從海面升起直逼雲天且蘊藏著豐富生命資源的巍巍大山。這是造化奇特的賜予。我們大部份人大部份時間就在它的腳下生聚行住。我在玉山地區三番兩次進出逗留，總覺得自己已走進它的源頭了。